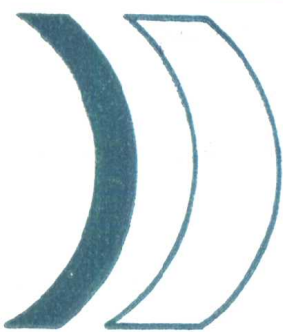


哲 学



论著与



哲学家



研 究



第 2 辑

1987

4013646202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由于我国“四化”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,广大科学研究人员,文化、教育工作者以及党、政有关领导机关,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。为此,本中心编辑《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》,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。

本专辑所收的资料,系按专题选编,照原报刊版面影印。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,一般不作改动(如有改动,当予注明),仅于每期编有目次,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,以资查阅;必要时附“编后记”,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。

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。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,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、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,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,概不收录。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,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、观点、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,甚至对立,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,对此,我们不急于置评,相信读者会予注意,能够鉴别。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“我国”、“中华民国”、“中央”之类的文字,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、国民党中央而言,不再一一注明,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。

为了统一装订规格,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,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,即封面倒装。

本专辑的编印,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,限于内部发行。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,慎勿丢失。

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

哲学论著与哲学家研究 (2)

——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(1987)

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编辑

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

文 文 选编

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文津街七号)

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787×1092毫米 1/16开本 7 印张 179 千字

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册

ISBN 7—5013—0013—5/B·14

(书号 2201·70) 定价 1.90元

[内部发行]

目次

老庄思想中的化和进化观念	
庄子的盲命	
《孔子世家谱》稀世至宝	
黑格尔、老子及易经的辩证哲学	
淮南子论政	
易经管理哲学的实践	
伊川论易之感通	
再谈七千年前的古易	
大易八索见象图	
易与仁	
周易象数理逻辑系统	
同人论	
孟子性善论研究	
荀子的礼学	
程颐的“性即理”说	
吴经熊的哲学思想	
释船山的“继善成性”	
胡适的“中国哲学史纲”	

刘光义	一
刘光义	一九
孔令朋	一六
钟启祿	一八
陈丽桂	一
曾仕强	二三
胡自逢	二八
黎凯旋	三六
衲介子	三八
应鼎成	三九
袁正	四一
杨学伶	四九
刘文郎	五六
孔德成	六三
韩子峰	六六
罗光	七六
林保淳	八三
胡曲园	八六

老莊思想中的化和進化觀念

劉光義

一、前言

莊子秋水篇說：「號物之數謂之萬，人處一焉。」明白的說出了，人是置身於林林總總，充斥叢攢的萬物之間；周易序卦也說：「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。」如此，萬物是人所不能分離的。身之所觸，目之所見，耳之所聞，口食之物，足履之地……無非物也。物和人有着如此密切的關係，所以物質界的種種現象，便構成人類最初也是基本的知識來源，或對智慧的啓發。這就是易繫辭所說：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取法於地；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。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……」的話了。古人把此種情形名之為「觀象」。這一時期，易繫辭說為「包犧氏之王天下。」包犧氏有無其人，姑置不論，那總是指的遠古時期了。觀象就是遠古時期人類獲取知識的途徑。自然由此一途徑所取得的知識，多是靜態的模仿的；而天地自然之中，實際上是變動的。人類置身大自然中，對於這種變和動，終會發現的。比如：春的生機勃發，夏的蔥蘢盛壯，秋的蕭殺淒涼，冬的酷殘摧折，是人身所受心所感的變和動。在這種變和動當中，也悟解了窮通之理。例如我民族自西北來，西北大地，時序遞轉顯明，歲時之中，秋風既起，寒霜迅降，衰草連天，木葉盡黃，大地頓成蕭瑟；歲暮冬臨，白雪皚皚，萬物隱其生機，盡現窮閉枯竭景象；而日移月遷，東風解凍，日影初長，「曲者盡萌，懷者盡達」，雜花生樹，鶯鶯鳥鳴，明媚春光，生機

滿眼，以此遂有了易繫辭所言，「易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」的變動進化觀念。這種變與化，古人似已覺察出，有兩種力量在相互影響而生，所以繫辭有「剛柔相推，變在其中矣」的話。這剛柔兩種力量，古人既經發現，遂名之為「陰陽」。周易說卦曰：「立天之道，曰陰曰陽；立地之道，曰柔曰剛。」這是古人偉大的發現，至今猶濟助吾人，多方運用。繫辭遂即有了「一陰一陽謂之道」的話，由這兩種力量相互作用，即所謂：「陰消陽息，陽消陰息」，不停不止的在運作着，構成宇宙自然萬物羣生的大化洪流，此即「生生之謂易」，繫辭之言所由生。這種變化是需要時間的，所以易文言說：「履霜，堅冰至」，變化非一朝一夕之故，皆逐漸變化而來也。這種變動的觀念，拿到歷史演變的層面上，便是法家的主要觀點了。商君所說的，「反古者未必可非，循禮者未足多是」；韓非的「聖人不期循古，不法常可，論世之事，因為之備。」或即由易繫辭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」的觀念推行而來的。但法家學說多襲道家，這種變的觀念，似亦來自道家。因為道家普遍的崇重自然；因重自然，而於其中悟解了自然原則。比如前文所言，變需要時間，非一朝可就，老莊即持此種見解。老子六十四章說：

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起於足下。

莊子人間世篇說：

美成在久，惡成不及改，可不慎與！

淮南子說山篇申述老莊此義說：

針成幕，幕成城，事之成敗必由小生。

全是說道家思想，是動的發展的觀念，不是一成不變的。不是一成不變的即是「化」。化少爲多，化下爲高，便是「進化」。於中國思想史上看，道家尤其老莊二哲，於化及進化觀念，有着深刻觀察，於茲試爲析述。

二、老莊之「化」

老子第四〇章說：

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王弼注：「天下之物，皆以有爲生，有之所始，以無爲本。」這是說天下萬物，由無而有的變化，冥默之中，而有了這個繁華萬狀繽紛多姿的大千世界。莊子天地篇也言此意說：

泰初有無，無有無名；一之所起，有一而未形。物得以生謂之德；未形者有分，且然無間，謂之命；留動而生物，物成生理謂之形；形體留神，各有儀則，謂之性。

此亦言由無而有所起的種種變化。一是「有」之初，一即是道；物得道之育而漸變有生，生得此而成形故曰德。陰陽變化。不息不停，萬物由此形立命成性存，生生不息，絳絳樸樸，羣生并作。各具其態，各有其狀，性殊分異，而各爲天地一物，難雜沓沓，充塞天地，生命就這樣神奇的冒了出來。至樂篇亦言此理說：

察其始本無生，非徒無生也，而本無形；非徒無形也，而本無氣。雜乎芒芴之間，變而有氣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，今又變而之死，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。

此莊周所觀察到的：「大道在恍惚之內，造化芒昧之中，和雜清濁，變成陰陽二氣；二氣凝結，變而有形；形既成就，變而生育；且從無生有，變而爲生；自有還無，變而爲死。而生來死往，變化循環，亦猶春夏秋冬四時代序」①。這是說萬物無動而不變、無時而不移的生成演化歷程。

萬物在這種由無而有生息存亡的過程中，放眼望去，宇宙乾坤裏，形形色色，盡態極妍的大好世界，全是物性順應着自然環境，發展其自身當具的生存生活條件和權力，而成的物種物象。莊周在齊物論說：

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；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

物的然、物的可，就是本篇所言，物性所具之生存生活的條件和權利。莊周在「齊我」見物之後，發現了這種道理。這是物性發展過程中，獨立的部分，不需也不許他物干擾參預的。「所以莊周主張「不用而寓諸庸」了。實際上這種道理，就是西哲所說的「適者生存」。這是物因應自然環境所成的物之性及象。莊周於齊物論篇，於此物性申說的十分清楚。他說：

民濕漚則腰疾偏死；鰐然乎哉？木處則惴惴恂懼；猿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處？民食芻豢，麋鹿食藂，螂且甘帶，鴟鵂嗜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猿獼狙以爲雌，麋與鹿交，鰐與魚游，毛嫱麗姬，人之所美也；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跡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

物種間就居住食色三項言，因物性不同而各不同。莊生於此似已知生物種別，已有初步的分類觀念。類別不同，所需之生活環境，食色需求就不同；其生存進化歷程也就不同。這些全和自然環境相關相繫，成自自然的性和象，是不能改變的。駢拇篇說：

鳧脰雖短，續之則憂；鶴脰雖長，斷之則悲。

莊生此言，有生之物的形態，各因其生理生活之需求而成。即成疏所言：「雖復脩短不同，而形體各足稱事」的道理。天運篇也講了這種物之性和象，既成之自然，不是後天有為的手段所能改變的。是如此說：

夫鵠不日浴而白，烏不日黔而黑；黑白之朴，不足以爲辨。

物種形態，生存適應生活，全受自然環境影響，莊生已知之甚稔，所以馬蹄篇又講物性適應環境的道理說：

馬、蹄可以踐霜雪，毛可以禦風寒，齧呷飲水，趯足而陸，此馬之眞性也。

「霜雪」「風寒」，是自然環境；具「蹄」「生」「毛」，是馬性所有，兩相適應而成馬的性和象；非獨馬也，萬物皆以適和其自然環境而生存。秋水篇說：

麒麟騁躍一日而馳千里，捕鼠不如狸狌，言殊技也；鴟鵂夜撮蚤察毫末，蠶出瞋目不見秋山，言殊性也。

物全在適性適境的演化着。此乃進化的重要觀念，萬物全在自然環境調適中，生生不息變化生存。天運篇說：

四時迭起，萬物循生；一盛一衰，文武倫經；一清一濁，陰陽調和，流光其聲，蟄虫始作，吾驚之以雷霆，其卒無尾，其始無首；一死一生，一償一起，所常無窮，而一不可待。

此言萬物順適着自然環境，死生存亡，轉換不已，無窮無盡，而成生物界的常態，構成億載萬世物種物象生生演化的大流。天道篇說此理更爲明白：

萬物化作，萌區有狀，盛衰之殺，變化之流也。

此皆芸芸眾生生態生理的種種。生存生活的過程中，隨自然演化，形形色色，千狀百態。故成疏說：「夫萬物變化，未始暫停，或起或伏，乍生乍死，千族萬種，色類不同，而萌兆區分，各有形狀。」這些變化，全是物的自我作用，自我決定；只有自然的因應，不容外物的干擾。所以成疏又說：「春夏盛長，秋冬衰殺，或變生作死，或化故成新，物理自然，非關措意。」都是物的自我作用，半點兒也由不得人。此當莊生萬身漆園，類似自然的環境裏，長期觀察，體會而來。由此成其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爲一」齊物哲理的基礎：於宇宙萬有生成化育之理，亦由此獲得。這種生成化育，可以蓋括的叫做「化機」。物種有別，莊周齊一視之；今日生物學家之見，物固有「高下之分」，於此爲行文方便，姑取爲論據。

物種有別，高下亦異；這些分別和高下，在莊周看來，全是生物自身生存適應的「內部作業」，非關人事。郭嵩燾說：「有首有趾，人物之所同也；無心而不能慮事，若鳥獸是也；無耳而不能聞聲，若虫魚是也，其動止，其死生，其廢起，一皆天地之化機也。化機之在天地，不窮於物，無形無狀，推移生滿天地之中者，皆化機也」②。化機不窮於物的情形，莊周在秋水篇說：

年不可舉，時不可止；消息盈虛，終則有始，是所以語大義之方，論萬物之理也。物之生也，若騶若馳，無動而不變，無時而不移，何爲乎，何不爲乎？夫物固將自化。

此言大化日新，萬物隨之生滅流轉，在演在化，片刻不停，而呈千狀萬態；紛紛沓沓，而同秉自然，自成規律。既言「號物之數謂之萬，人處一焉」，則人亦物也。莊周看來，人之與物，自然沒有什麼差別，也全在自然變化之中。養生主篇說：

適來夫子時也，適去夫子順也；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。知人的死生也是自然變化的一種，一如生物界的新陳代謝。乃莊周視人如物，也在生化大流之中。這種死生之變，莊周認為是一氣之化，循環無已的。知北遊篇說：

生也死之徒，死也生之始，孰知其紀！人之生氣之聚也；聚則爲生，散則爲死。若死生爲徒，吾又何患！故萬物一也……故曰：「通天下—氣耳。」

死生循環，莊周固以爲乃一氣之化；莊周更認爲天下萬物全在一氣之化中。大宗師篇說：

孟孫氏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；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後；若化爲物，以待其不知之化已乎？且方將化，惡知不化哉？方將不化，惡知已化哉？……且彼有駭形，而無損心，有旦宅而無情死……

莊子抱持一氣能化的見解，他認爲人的軀體皮囊，必朽必腐，此氣則逐物轉化而再生；物有萬狀，皆此氣之旦（誕）宅。此宅即萬物萬有之形骸。宅隨物千變萬化故曰「誕」。心神隨氣週形而寓，完整轉化故「無損」。莊周是如此的認定萬物之演化，且此化無窮。故養生主篇說：

指窮於爲薪，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。

王夫之莊子解云：「蓋人之生也，形成而神因附之，形散而不足以居神，則神舍之而去。一薪火之喻，形神之理也。王夫之所言之神，即莊周以天地之間一氣之化的作用。此氣永流行於天地之間，遇物而成形，萬物因而生生不息，而有了這芸芸衆生的世界。莊周於大宗師篇言此一氣之化曰：

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，予因以求時夜；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，予因以求鴟炙；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，以神爲馬，子因而乘之，豈更寵哉？

這一段話，固言隨遇而安，亦言物種變化。同篇的另一段話，於此義說的更明白：

俄而子來有病，喘喘然將死，其妻子環而泣之。子黎往問之曰：「叱！避！無恒化！」倚其戶與之曰：「偉哉造化！又將奚以汝爲，將奚以汝適？以汝爲鼠肝乎？以汝爲蟲臂乎？」

錢穆雙溪獨語（下稱獨語）七曰：「盈天地只是一氣，此氣只是一化……萬物全在大化中，種種形相體狀，全無片刻停留，人之此身亦然。莊子於此極言之曰：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，化予之尻以爲輪，又爲鼠肝爲蟲臂，身在大化中，豈能控搏爲我私有，求保持其某一體狀而不變。身如此，生命亦然。」莊周確實肯定的認識了萬物均在「化」中。由此化而有天地間種種形相體狀的物。故大宗師篇又說：

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，若人之形者，萬化而未始有極也，其爲樂可勝計耶？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。

莊生已識萬物皆在大化之中，盈天地間皆一氣之化。氣觸物而有形，萬化萬形，人乃「萬化一遇耳。」「變化無窮，何所不遇③？」「萬物俱在大化中，故無所遁。莊周於此化，均認爲是物的自身作用，亦即自然作用。「人」是無需也不許干預的。在有篇說：

汝徒處無爲，而物自化。墮爾形體，吐爾聰明，倫與物忘；大同乎淳溟，解心釋神，莫然死魂。萬物云云，各復其根，各復其根而不知；渾渾沌沌，終身不離；若彼知之，乃是離之。无

問其名，无關其情，物固自生。

萬物各依其生存條件，自爲自生自化；不容不許不需他物干擾參預。此固與近世科學發達後，物種培育生理改良之說相悖逆；而此實莊周於二千年前，觀察自然物性所得者如此；亦由此得之自然界的律令，納入人類社會規範，而成我國最早的自由平等意念，亦爲進化的另一層面。似可執而說之。在宥篇說：

尸居而龍見，淵默而雷聲，神動而天隨，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。

這是說萬物遵循着它自身所需的生活生存條件，不彰不顯的在默默進行着。故郭嵩燾說：「尸居龍見，不見而章；淵默雷聲，不動而變；神動天隨，無爲而成④」。萬物即在此種默默的自我發展中生育生成，故羅勉道莊子循本曰：「萬物皆囿吾生園之中，如炊氣積累而熟。」

「全篇又說：

天地有官，陰陽有藏；慎守女身，物將自壯。

天地自網維萬物，陰陽亦各有存司，自然界中，各自自然的運作運化着。「我」「徒處無爲」，萬物自能正常的在日遷月化生存發展。這也是說，莊周無爲順物的觀念，由此形成。用之政治，就是老子所言「太上下知有之」了。萬物生存生活，皆在自然作用之中。自然作用又是何種情形呢？田子方篇說：

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，可不哀與！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，彼已盡矣，而女求之以爲有，是求馬於唐肆也。吾服汝也甚忘，女服吾也甚忘。雖然，女奚患焉！雖忘乎故吾，吾有不志者存。

此莊周所理解的：萬物俱在流徙轉變，而構成大化運行。時不暫住，物無停息。所謂「新新不住，運運遷移」，自然運動的世界演化情形。既言自然演化，就是自然和物的關係。莊生於齊物論篇，論此種

關係說：

非彼無我，非我無所取，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爲使。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朕。可行已信，而不見其形，有情而無形。百骸九竅六藏，該而存焉，吾誰與親？汝皆說之乎？其有私焉？如是皆有爲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？其遞相爲君臣乎？其有真君存焉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。

莊周已察覺到自然與萬物之間的關係，在行在動，在運作，在變化，但莊周不明白自然和萬物之間，此種運作，誰是主動，誰是被動？有無偏私？各是什麼樣的關係？此雖不解，而莊周已確定了此種運作，即是生生不息的進化。

三、老莊的進化觀念

老子五十一章說：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，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

庶類生成，道家以爲乃道生德畜，故老子六十二章說：「道者萬物之奧。」王弼注：「奧猶隱也，可得庇蔭之辭。」老子校釋朱情牽（下稱朱情牽）曰：「即爲萬物之溫暖也。」似在說萬物在道的溫暖化育中。老子四十二章說：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。

五十一章所言，乃庶類萬物和道及德的關係；四十二章所言，這種關係發生發展的經過。就是「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」的話。淮南

天文觀說：「道日規始於一，一而不生，故分而為陰陽，陰陽合和萬物生。故曰：『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』」淮南此文乃解老子四十二章者。「一而不生」，必待「陰陽合和」方生萬物。莊子天地篇說：「一之所起，有一而未形。」亦言「一而不生」之理。黃帝內經太素卷十九知鍼石篇楊上善注：「從道生一，謂之朴也；一為二謂天地也；從二生三謂陰陽和氣也；從三以生萬物，分為九野四時日月乃至萬物。」於此總把老子所言進化觀表達了出來。其「從道生一，謂之朴也」，即莊子天地篇的「有一而未形」、淮南天文訓的「一而未生」之言。朱情牽說為：「渾渾沌沌正如少女之初」。少女孤陰如何生育，故一而不生，必待陰陽合和而後生。「陰陽合和」者，莊子知北遊篇所謂，「形本立於精」也。陸長庚南華副墨注此「精」字，為「男女媾精之精」。朱情牽又說：「道生一，一者氣也。莊子知北遊篇：『通天下下一氣耳。』」李道純曰：「道生一，虛無生一氣；一生二，一氣判陰陽⑤」。都在「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」的變動情形中。此氣如何變動呢？大田晴軒說：「細尋老莊之書，一氣之外，更無所謂道者；道者亦惟此一氣，故莊周以道為天地之氤陽氣（知北遊），『氤陽』運動不息之意，後儒所謂活潑潑的⑥」。莊周既謂「通天下下一氣」，此氣即「氤陽之氣」，活潑潑的運動着⑦，惟此活潑潑的運動，而成萬物。莊子達生篇說：

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，合則成體，散則成始，形精不虧，是謂能移。

郭湛霖曰：「合者息之機也，消之漸也；散則復反歸其本，而機又於是息焉⑧」。此「機」即是至樂篇莊周所言，「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」之「機」。是說萬物死生變化於陰陽消息之中，生生不已的情形

。故成疏說：「移者轉遷之謂也……隨變化而與物俱遷也。」莊周斯說，嚴復謂與西哲斯賓塞言，「天演論以合質關以出力」義同⑨。與天演義同，當合進化之理。在萬物進化之中，「我」混雜其間，與之俱生俱化；萬物亦生生不已，難離難舍，而成紛紛擾擾的衆生象。故齊物論篇說：

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為一，既已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謂之一矣，且得無言乎？一與言為二，二與一為三，自此以往，巧歷不能得，而況其凡乎？

熊十力語要曰：「陽則一，陰則二，沖和三也。夫陽為神而陰為形，陰陽和而萬物生焉。」亦言陰陽交合負陰抱陽，轉遷變化，萬物發生，我亦預乎其間的情形。所謂「負陰抱陽」「陰陽合和」，自然是形上的，不可見的，甚至是假設的，莊周於田子方篇強為之說曰：

至陰肅肅，至陽赫赫；肅肅出乎天，赫赫發乎地；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，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。消息滿虛，一晦一明，日改月化，日有所為，而莫見其功。生有所乎萌，死有所乎歸，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所窮。非是也，且孰為之宗。

此莊周想像陰陽二氣交通和合以生萬物的情形。此陰陽二氣，「陰消陽息，夏滿冬虛，夜晦晝明，日遷月徙，新新不住，故日有所為，死生終始反覆，既無端緒，誰知窮極⑩」？就是如此，萬物無窮無際的繁衍着。此莊周所言進化之道也。秋水篇說：

夫物，量無窮，時無止，分無常，終始無故。

物於宇宙自然中，各有其自具之分，各適其生存生活條件，因所處環境不同，隨時變異，故云「時無止」；新新不住，各適其適，千變萬別出焉，故云「量無窮」；時時刻刻都在變易，故云「分無常，終始

無故。」此正確的進化觀念。此種進化皆自動自然，故至樂篇說：

天無爲以之清，地無爲以之寧，故兩無爲相合，萬物皆化。芒乎芴乎，而無從出乎！芴乎芒乎，而無有象乎！萬物駢聯，皆從無爲殖。

「駢聯」，成疏謂繁多貌也。天無爲地無爲，俱各無爲，萬物自化也。故郭象說：「皆自殖耳。」物皆自殖，故逍遙篇說：「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」我無爲之結果也。斯當人類「自由意念」的最早發現；而莊周此說自其進化觀念來，也當是進化的另一層面，亦見其於自然觀察的精微深入。既言自然觀察中來，既自現實所有而提昇者，現實未有之前，則無從說也。知北遊篇說：

無古無今，無始無終，未有子孫，而有子孫，可乎？

郭嵩燾曰：「天地運行而不息，子孫代嬗而不窮。浸浸而有子孫矣，求之未有子孫之前，是先自惑也！天地大化之運行，無始無終，未有天地，於何求之？」莊生所能言者，由無而有而少而多爲態。未有天地之前，非可能知者。齊物論「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」者，亦此理也。故則陽篇說：

陰陽相照，相蓋相治，四時相代，相生相殺，欲惡去就於是橋起，雌雄片合，於是肅有。安危相易，禍福相生，緩急相摩，聚散以成。此名實之可紀，精微之可志也。隨序之相理，樞運之相始，窮則反，終則始。此物之所有，言之所盡，知之所至，極物而已。觀道之人，不隨其所廢，不原其所起，此識之所止。

此莊生言：萬物冥默進化，新新不息，生生不已，人實無從論述之。

成疏云：「豈復留情物物而推逐廢起之所由乎！所謂言語道斷，議論休止者也。」人即言語議論，亦是不切實際的，而物仍是在循其自我規律運作衍化。在宥篇說：

彼其物無窮，而人皆以爲有終；彼其物不測，而人皆以爲有極……今夫百昌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，故余將去女，入死窮之門，而遊無極之野……

死生衍化，無窮無終，而人之論議，則往往不能相符。物是無盡無止的，莫測莫知的，在千變萬化，故曰「無窮之門，無極之野」。「演化的玄理不可說，可見的事實則可述。莊周所述的演化事實如何呢？天運篇說：

夫白黿之相視，眸子不運而風化；虫雄鳴於上風，雌應於下風而化，類自爲雌雄故風化。性不可易，命不可變，時不可止，道不可壅。苟得於道，無自而不可；失焉者，無自而可。

此言物類皆有其衍生殖殖之道，有其道皆可。同篇下文又云：

鳥鵲儒，魚傅沫，細要者化。

成疏云：「鵲居巢內，交尾而表陰陽；魚在水中，傅沫而爲牝牡；蜂取桑虫視爲己子。」這雖是些不盡合理的說法；但這確是莊周的進化觀。至樂篇也載有莊周物種進化之言說：

種有幾，得水則爲鰻，得水土之際則爲黿蠃之衣，生於陵屯則爲陵黿，陵黿得鬱棲則爲烏足，烏足之根爲螭蠃，其葉爲胡蝶。胡蝶胥也化而爲虫，生於竈下，其狀若脫，其名爲鵲擲。鵲擲千日爲鳥，其名爲乾餘骨。乾餘骨之沫爲斯彌，斯彌爲食醢。頤駘生乎食醢，黃軫生乎九猷，贅莖生乎腐蠹。羊奚比乎木革，久竹生青寧，青寧生程，程生馬，馬生人，人又反入於機。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。

這些不易索解的語句，千奇百怪的物種及其變化。正是莊周的想像。這些想像喻天地之間，均一氣之化。「機」列子校釋作者陶光輝爲「化機」。氣遇機而成形而變化而繁益。在此喻中，正含育了莊周的進

化觀念，恰是萬物萬象，由少而夥，由下而上之物種繁殖。知北遊篇又歸納此義說：

夫昭昭生於冥冥，有倫生於無形，精神生於道，形本生於精，而萬物以形相生。

萬物進化，由無而有，由少而繁；且「形本生於精」之精，乃言兩性交合而生息之理。物類進化由少而多者正以此也。這種進化，是無窮無盡的。山不簫說：

化其萬物而不知禪之者，焉知其所終？焉知其所始？正而待之而已耳。

天演進化，於人不知不覺中，新新不止的進行着。郭注說：「莫覺其變」，又說：「日夜相代，未始有極，故正而待之，無所爲懷也。」「正而待之，無所爲懷」，因爲這是萬物自己的事。故知北遊篇說：

今彼神明至精，與彼百化，物已死生方圓，莫知其根也，扁然萬物自古以固存。

莊生已知自古以來，萬物於宇宙自然之中，生存進化，繁衍不息，而非關人事措置。莊生已屢言之，於此再爲強調耳。

老聃莊周的進化觀念，余可得而說之者如此。似即此等觀念，給萬物所以生所以成的道理，有了一個交代；而阻扼了光怪陸離的那些泛神論低級迷信思想之泛濫擴散。此道家予我文化的大貢獻。

四、贅語

爲盈夙說陸賈新語，其先聖中聖後聖之說，似得之轉非遠古中古近古之歷史觀者。盈夙追討不已，因及「生生之謂易」之義；遂討論到老莊的進化觀念。說亦淺薄，爬梳而成文者，誌教學相長之趣云爾。

（本文作者爲輔大教授）

附注：

- ① 成玄英疏。
- ② 郭慶藩莊子集釋引。
- ③ 郭象注語。
- ④ 郭慶藩莊子集釋引。
- ⑤ 朱惜華老子校釋引。
- ⑥ 全上。
- ⑦ 郭象注「強陽」爲運動。
- ⑧ 郭慶藩莊子集釋引。
- ⑨ 錢穆莊子集釋引。
- ⑩ 成玄英疏。
- ⑪ 郭慶藩莊子集釋引。

（原載：哲學與文化（台）一九八六年

一三卷 六期二六—三三頁）



莊子的言命

莊周和梁惠王襄王同時，也和孟子惠施商君同時，大體生於周烈王七年，死於周赧王二十九年。那時期貴族的個別家族統治，部落演化而來的封建制度，即將消滅，中央集權的政體，即將出現，是個戰亂的「大爭之世」。在如此的大時代轉換期間，戰爭累年累月，殺人盈城盈野。莊子雖自我放逐似的，不願參加實際政治，而半隱式的，作一個督漆事的漆園吏。因此於當時的時代，固無多少影響；但在一個如此變化的時代裏，社會必是震盪不安，個人也必受着煎熬折磨。那麼莊周所面臨的，是怎樣的現實呢？還是讓莊子自己說吧。

一、莊周面臨的現實

莊子說：「今處昏上亂相之間，而欲無憊，奚可得也」（山木）。戰國時的人君，莊周說他們「昏」，是如何的昏呢？而輔弼這些「昏君」的相，又是如何的「亂」呢？莊子說他們的為治，是「匪為物而愚不識，大為難而罪不敢，重為任而罰不勝，遠

其塗而誅不至。民知力竭，則以偽繼之。日出多偽，士民安取不偽。夫力不足則偽，知不足則欺，財不足則盜。盜竊之行，於責而可乎」（則陽）？由於「主上無德，法令滋彰」，逼得戰國之民，走投無路；由於「上出多偽，而欲下不偽，不可得也」。於君的昏庸，導致民不得不為奸偽，不得不為盜竊；而昏君多暴，苛政如虎。所以莊生於其時的君主凶暴，比作猛虎。這些暴君，是小不如意，就要殺人的。事君如養虎，莊子說：「汝不知夫養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與之，為其殺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與之，為其決之之怒也」（人間世）。不敢給與生物，「恐因其殺心而遂怒」；不敢給他全物，「恐觸動其性」。暴君凶殘之性，苛虐之行，一觸即發。是多麼可怕的時代啊！

戰爭的破壞，暴君的豪奢揮霍，民生日艱，困苦日深，百姓為了生活，自然也不顧一切，唯利是圖。莊周因而作寓言式的感慨說：「莊周游於雕陵之樊，覩一異鵲，……感周之類，而集於栗林。莊周曰：『此何鳥哉？……』蹇裳步，執彈而留之。覩

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，螳螂執翳而搏之，見得而忘其形；異鶴從而利之，見利而忘其真」(山木)。莊書寓言十九，此亦寓言。說明芸芸衆生，「方見利於前，已召害於後，展轉相生，各不相悟」；利欲薰心，相傾相軋；只見其利，不見其害；只見其便，不見其累。所以莊周恍然說：「物固相累，二類相召也」(山木)。見利忘真，自然人類應具的情操漸失，嫉妬排斥誹謗卑薄，充滿了人際關係。所以就呈現着，「萬物之情，人倫之傳，……合則離，成則毀，廢則挫，尊則議，有爲則虧，賢則謀，不肖則欺」的情形(山木)。人際關係，到此地步，真是動輒得咎，實際是「不相樂也」。莊周面對斯世，迷惘的問，「胡可得而必乎哉」(山木)？我也欲有此問。人處於自己的社會中，怎樣作，纔是對的呢？環境移人，世事逼迫，人的心態，也隨之變化。疑神疑鬼，緊張猜忌，到了「其寐也魂交，其覺也形開，與接爲構，日以心鬥。擾者客者密者，小恐惴惴，大恐縲縲。其發若機括，其司是非之謂也；其留如祖盟，其守勝之謂也。……喜怒哀樂，感嘆變態，姚佚敗態。樂出虛，蒸成菌，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」(齊物論)。這一段話，是「摹寫人心變態」。鉤心鬥角，人人自危；詞鋒尖苛，得理不讓人，弄到大家「精神散漫」，「忽喜忽悲，忽哀忽怒，已亦不知其何爲而喜，何爲而怒？」

問人生到此何所爲！真成了「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，與物相及相靡，其行盡如馳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？終身役役，而不見其成功，蕭然疲役，而不知其所歸，可不哀邪」(齊物論

）？社會人際到了，「逆順相交，各信其偏見，而恣其所行，莫能自反」。時時刻刻，人我之間，「以心鬥物，以物鬥心，相及相靡，形化心亡而後已」。人生真堪哀！

這就是莊周面對的現實，存身的社會。任你是誰，置身其中，也會憂懼徬徨，莫知所措。進退無由之際，只想如何跳出這步步陷阱，處處殺機的鬼域魔窟。莊周也是有血有肉的正常人，當然也有此種想法。

二、莊周的逃世思想

「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，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，以避薰鑿之患，而曾二虫之無知」(應帝王)。有生之物，全有逃避禍害的本能，人是萬物之一，自然也不例外。莊周置身世亂之中，自然也想逃避苦難的現實，而且希望避得越遠越好。所以莊生就寫了鯢鵬變化的寓言。他說：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鯢，……化而爲鳥，其名為鵬。……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……『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』」(逍遙遊)。平飛而前，旋轉而上，九萬里者，離開這可怕的亂世，去追求「廣大之樂」。人在痛苦患難壓抑之下，「潛久者必奮，屈久者必伸」。久處世亂，心情鬱抑，思振翮高舉，是衆生追求的大自在。是人情之常，雖是寓言，也是寫實。莊生身在漆園，心望遨遊，於此總是念念不忘，故設喻起誓的又說，「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反，……此雖免於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」(逍

遙遊)。御風而行，也能離開這個卑污的現實，可怕的亂世；但只是短短的旬有五日，「猶未能無可無不可，從心所欲」，仍脫不出環境的限制，仍須回到殘酷的現實。凡是人於此時際，都羨慕不爲世亂所困，不爲現實所擾的那些事物，也盼望自己能突破現實，具備那樣的能力，而脫離存身的社會，因此有了「超現實」的想法：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，不食五穀；吸風飲露，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」（逍遙遊）。自然這全是寓言。在大爭之世，每天要吃要喝，已經是很大的困難，加上兵戈的威脅，暴政的酷虐，「豈知神人之遊四海、任自然之逍遙乎」？因此想到神仙，「乘雲御龍遊乎四海，則凌厲太空，同元氣之冥漠，所謂不行而至，與造物遊者」。那時再不受人間的骯髒氣，逍遙自在，和天地同春，共宇宙不老；但有人之形，必群於人，現實畢竟是無法超出的，因而有了此精神的提昇。

三、莊周的精神提昇

精神提昇，即如莊周自謂，「乘夫莽眇之鳥，以出六極之外，而遊無何有之鄉」（應帝王）。是人類擺脫現實困難的精神突破，是一種精神發展，不使塵俗中所遭的事物，擾慮入懷，而能隨遇而安。哲如莊周，纔有期許自己能突破現實，而使精神入乎自在逍遙的意境。莊子書中，於此屢屢見之。如「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」（逍遙遊）

。具備了此種精神，兵戈的威脅，環境的折磨，全不足爲擾了。身在危險之中，仍然安然自在。漆園希望自己有此突破，因爲能達此境，當是心慰神悅的，所以他說：「至人神矣，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」（齊物論）。環境越苦越難，越可能產生精神提昇。莊子對自己也越如此期許，所以書中常講到這些。而這種精神提昇的歷程，莊書中也說的非常明白。他說，「至德者，火弗能熱，水弗能溺，寒暑弗能害，非謂其薄之也，言察乎安危，寧於禍福，謹於去就，莫之能害也」（秋水）這是「以知照時」，這是小心應付，這是不輕於冒犯，因其所遇，而爲「心之所安，則危不能危；意無不適，則苦不能苦。雖心所安，亦不使犯之」。所以這種精神提昇，不是幻想，不是奇蹟，也非「試害而能免」，也不是以身試害，而是謹言慎行，明察環境，安於所遇。這種歷程，是莊子大哲的智慧表現。他假列子和關尹的問答，於此理作了更具體的闡發析論說：「子列子問關尹曰，『至人潛行不窒，蹈火不熱，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，請問何以至此？』」關尹曰：「……是純氣之守也，……壹其性，養其氣，合其德，以通乎初之所選。夫若是者，其天守全，其神無隙，物奚自入焉？」（達生）？「壹其性」，郭象注說，「飾則二矣。」就是老子載營魄抱一之理；也就是「一宅而寓」（人間世）之理；就是不使精神渙散，亦即「純氣之守」「養其氣」，郭象注說，「不以心使」，即心齋虛而任物之道（人間世）；「合其德」，即老子所言，「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」

之意。就是虛而任物，抑己順實，亦即「通乎物之所選」。如此，在我者神凝爲一，於物者順其固然。所謂災害不能害者，全可理解，亦全是人可勉而行的。如此，現實困難，不是純靠幻想可能解決，還是要人力精神適應。如此則仍在人間，而非羽化飛昇

四、群於人

有血有肉有形有體的人，如何能出世超群，離開人類社會？世之治莊學者，有以莊生出世思想爲言者，似未盡妥當，於此藉莊書中的話，略陳愚見。莊子說：「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惡得不謂人」（德充符）？「有人之形，無人之情。有人之形，故群於人；無人之情，故是非不得於身」（同上）。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傲倪於萬物，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」（天下）。「形群於物」不得不和「世俗處」。「不譴是非」是用來處世俗的方式。這全說明了，既有形體，就不可能脫離人間。因爲莊子「不傲倪於萬物」，故「是非不得於身」。身既在人間世俗之中，所以「其爲物，無不將也，無不迎也，無不毀也，無不成也。其名曰『攬寧』。攬寧者，攬而後成者也」（大宗師）。不但沒有脫離世俗，而是廣泛的接觸世事，「迎無窮之生，送無量之死」。此即「置身紛紜變交爭互助之地，而心固寧焉」。這正是說的「於世勢擾之中，而成大定」。這全在說身在人世而群於人哪。

五、順從

身既不能白日飛昇而去，人間也無地可逃，又丁世亂大爭，抗既無力，逃亦無方，那只有「不譴是非」而順從現實一途了。現實有可變者，也有殘酷的存在而無可更改的。如父母子女的關係，乃成之自然，任誰都不能變動。又在古代說，以「無適非君」君臣之義，也被視爲，無可逃於天地之間，也成了無可改變的。莊周故言，「天下有大戒二，其一命也，其一義也。子之愛親命也，不可解於心，臣之事君義也，無適而非君也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是之謂大戒。……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爲人臣子者，固有所不得已」（人間世）。親子君臣關係，全是無可改變，除順從外，還能作什麼呢？陰陽的變化，於人的關係，也不能有一絲更動。「一陰一陽謂之道」，道生萬物，這種情形，是「莫之命而常自然」的。人亦物也，所以陰陽於人的關係，就和父母於子女一樣。故莊周說：「陰陽於人，不超於父母，彼近吾死，而我不聽，我則悍矣，彼何罪焉」（大宗師）？實際說，父母之命，或偶有違者，陰陽之變，晝夜之節，死生之命，誰能違背？似此情形，莫可奈何，只有聽從；連自己的哀樂情感，都無所預乎其間。那是因爲「其來不可却也，其去不可止也，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，而無憂色而已矣」（田子方）。

一入戰國時期，封建制度，加速度的崩潰。一天下的思想，領土觀念，逐漸形成，法家哲學，應運而興，君主權力，日漸擴張，因成不可抗、無限大的狀態；一若陰陽與人的不可改變。臣民於君主，也只有順從一途。莊周以顏淵見衛出公的寓言，曾說

明此種情形。他說：「若唯无詔，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。而目將受之，而色將平之，口將營之，心且成之」（人間世）。衛出公父子君臣之道全虧，是個標準的「昏上」；而他大權在握，即對顏回之高賢，他也會「距諫飾非」，在他的淫威之下，就是顏回也不能「復自異於彼」，「且釋己以就彼」。這是對權力高壓之下的無可奈何，你只有順從。當然這是莊周以古諷「今」式的寓言。莊生於此又示例說：「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：『是何人也，惡乎介也？天與？其人與？』曰：『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獨也，人之貌有與也，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。』（養生主）。分明是人，而說爲天；不順從，又將如何？而會有更嚴重的後果。漆園生活在亂世，知此情形，所以懇切的譬解說：「良庖歲更刀割也，族庖月更刀折也，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而刀及若新發於硎。彼節者有間，而刀及者無厚；以無厚入有間，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余地矣，是以十九年而刀及若新發於硎」（養生主）。這自然也是寓言，「更刀是傷身之譬，十九年而刀及若新發於硎，不以傷其生之譬也」。戰國之君，多嗜殺人，不順從他，觸其逆鱗，雖有善果。所以莊書說：「無所於逆，粹之至也」（刻意）。這是亂世爲人，要「混合萬物」，要「無所乖逆」；甚至服從到，「一以己爲馬，一以己爲牛」（應帝王）。「呼我爲馬，應之曰馬；呼我爲牛，應之曰牛」。百練鋼到此已爲繞指柔，可以言「順從」之道了。可以作到「彼且爲嬰兒，亦與之爲嬰兒；彼且爲無町畦，彼且爲無崖，亦與之爲無崖，達之入於無疵」（人

間世）。如此順從，再不會「小立圭角，以逆其鱗」了；但這談何容易？人全有個性，全有血氣，到此地步，那需要磨練啊。莊周也曾說到這些話：「无莊之失其美，據梁之失其力，黃帝之亡其知，皆在鑄捶之間耳」（大宗師）。這是說，「天下之物，未必皆自成也。自然之理，亦有須冶鍛而爲器者耳」。

莊生大哲，他的置身人間，不只是盲目的順從，而是「以刑爲體，以禮爲翼，以知爲時」（大宗師）爲手段；尤其「以知爲時」，是對現實作深入的觀察，冷靜的分析。比如人的親子關係，他知道那是不能「規乎前」，自己無法把握控制的。又如右師的受刖刑，身在亂世，猝然而遇強大權力的壓迫，是不可抗不可逃的。前者是「以冥然所遇爲命」；後者「分明是人，乃說是天」，全是說爲「養生之安無奈何之命」。遂發現了瞭解了，全是「命」，是不得不爾的。什麼是「命」呢？試爲討論。

六、識命

所謂「命」者，乃「天所制」，既爲天所制，就不能以人之道破壞。所以莊子說，「無以人滅天，無以故滅命」（秋水）。這個「命」，是天所制的，因此天道之爲命。這個「命」，莊子又說：「未形者有分，且然無間之謂命」（天地）。這是說，雖在還沒有形質之始，而受陰陽之氣，已有了素分，就「始卒若環，無端可指」，毫無間隙，天衣無縫的，在周而復始的循環不已。此即天所制，即天造地設，人力無以爲也，故曰命。人是無由

知其所以然的，所以莊子說：「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」（達生）。「成乎命者自然之理」，人僅自然中之一物，故於「自然之理不可以知」如此說，命所代表的，是物的原則，人之常道，乃成於物之先者。胡遠濤說：「命也者，天地之中，固所謂物則民彝，秉之生初者也」。秉之生初，自不可知，以不可知，所以一任他，「靈者自靈，蠢者自蠢；生者自生，死者自死；榮者自榮，實者自實，充滿天地，而機不張，此乃謂之自然之命」。如此於命，只有適應，而無法改變。故言「命有所成，而形有所適也，不可損益」（至樂）。也以不可知，故以冥然所遇爲命。莊子說：「田原不遇歲，事君不遇世，賓於鄉里，逐於州部，則胡罪乎？天哉。休惡遇此命也」（達生）。人誰都不願意窮，而天下正多窮人；誰都願意通，而天下正多困躓。莊子說：「我諱窮久矣而不免，命也；求通久矣而不得，時也。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，非知得也，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，非知失也，時勢適然」（秋水）。「時勢適然」，適字用得恰好。那是說：「大小貴賤然否，乃至成乎禍福，皆動之必變，時之必移，無有恒也」。「無恒」而恰讓你碰到的，那就是命。莊子託子輿之言曰：「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，而弗得也。父母豈欲吾貧哉？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天地豈私貧我哉？求其爲之者，而不得也；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」（大宗師）。此種機會，誰也可能，尤其丁逢亂世，更難倖免。莊子說：「知其不可奈何，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之。遊於羿之彀中，中央者中地也，然而不

中者命也」（德充符）。不可預知，不可預防，完全是時變命行，在羿的射程之中，「中與不中，唯在命耳」。「一生之內，百年之中，其坐起行止，動靜趨舍情性知能；凡所有者，凡所無者；凡所爲者，凡所遇者，皆非我也，理自爾也」。人的一生，皆命之所遇，死生也不例外。莊子說：「死生命也，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，人之所不得與，皆物之情也」（大宗師）。死生雖是物化，但却是常人所最繫心掛懷的，而又「非人所得參與」。由死生之理，推之一切人間事，人自身全作不得主，「死生存亡、窮達貧富、賢與不肖、毀譽飢渴寒暑，是事之變命之行也，日夜相代乎前，而不能規乎其始者也。故不足以滑和，不可入於靈府」（德充符）。這是命這是時，「命行時變，知者不能預圖」。所以你唯有適應配合了。莊子說：「飢渴寒暑，窮桎不行，天地之行也，運物之泄也，言與之偕逝之謂也」（山木）。此言「命不可逃也」，「與之偕逝」，即言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也」。

這就是人生，命不可逃，時不可違，自生至死，全是如此。日復一日，與之俱往而已。故言「一受其成形，而不化以待盡，效物而動，日夜无隙，而不知所終，薰然其成形，知命不能規乎前，丘以是日徂」（田子方）。時變命行，你只有與之俱往。達人知命，因應適從，乃聖人之勇。莊生托仲尼告子路的話說：「知窮之有命，知通之有時，臨大難而不懼者，聖人之勇也。由處矣，吾命有所制矣」（秋水）。「天命自有涯分，豈由人事所能制哉」？